

石
民
四
十
集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四

簡汰官兵疏

代高陽公

石民四十集

支

石民四十集目錄卷四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疏 四

簡汰官兵疏

代高陽公 凡代疏不點次以行者不入集此事顛末出

儀故留此兩

疏以存其槩

奏爲簡汰官兵以清糧餉事臣奉旨簡汰各營官兵以四月二十六日出關以六月二十四日抵右屯歷三月餘盤旋四百里間悉臣心力率

幕臣道臣及各鎮臣逐營嚴加簡汰又令幕臣逐營嚴加磨算以七月三十日攢造總撤清冊具有原數汰數見在實數送戶兵各衙門今以總數仰塵乙覽謹按關門全鎮兵馬有原爲兵設而非兵如文臣鎮臣之公費如文臣之衙役如軍器火藥等局之局匠如各營各站之運車又有名爲兵者而不以兵用如屯兵以屯如工兵以築濬此二項皆非正兵也又有衛所邊腹

諸堡之屯防兩鎮之久衛各衙門之標丁各官
隨帶零竒之親丁俱係防守正兵其分列十二
車營前鋒後勁龍武五營之水兵神武前營之
火兵各鎮臣之內丁俱係戰勦正兵今總計原
額官兵一十三萬四千四百三十三員名馬騾
驢駝牛五萬九千五百一匹頭隻內戰守正兵
一十一萬一百二十九員名其馬騾駝牛爲五
萬二千七百五十四匹頭隻內戰兵則官兵九

萬三千九百六十四馬騾駝牛四萬四千八百九十一守兵則官兵一萬六千一百六十五馬騾駝牛七千八百六十其官役屯工局運雜兵二萬四千三百四員名其馬騾驢駝牛爲六千七百五十四頭隻今逐營簡汰如公費則除回部回衛三鎮臣外其現在者文官自臣與撫臣而下爲五司三道五府廳三經歷而武官則三鎮除臣衙門額費四千今所用約一千五百而

未可據爲定額不入經制外其餘諸臣有自行
裁減者各衙門衙役則原一千一百三十二名
今汰過三百六名局匠則原四千一百五十九
員名今先後汰過三千一百八員名運車則原
大小共二千七百三輛今汰過一千八百六十
一輛官後五千七百二員名今汰過四千五員
名馬騾驢駝牛六千三百二匹頭隻今汰過三
千七百三十七頭隻前項俱爲兵設而非兵也

如屯兵則原官兵一千九百三十員名今汰過
三百二十九員名馬五匹今無法工兵三項於
班軍則原官軍八千五百三十六員名馬騾九
十匹頭去來有時今無法脩防營則原官兵匠
役二千四百一十七員名今汰過一千九百一
十三員名馬騾七十七匹頭今無法沙兵二營
則原官兵四百二十八員名今汰過二百二十
六員名前項俱名爲兵而非兵也合此二項皆

非正兵原歲需餉銀四十八萬二千二百九兩
二錢五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九千五百九十四
兩共銀四十九萬一千八百三兩二錢五釐四
毫八忽米五萬一百七十八石豆一萬九千四
百二十五石六斗草三十六萬五千八百束今
汰過歲省餉銀二十九萬一千一百二十六兩
草乾銀一百六十三兩共銀二十九萬一千二
百八十八兩米三萬七千九百七十二石豆二

百九十一石六斗草五千六百七十束今實在
每歲應需餉銀一十九萬一千八十三兩二錢
五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九千四百三十二兩共
銀二十萬五百一十五兩二錢五釐四毫八忽
米二萬二千二百六石豆一萬九千一百三十
四石草三十六萬一百三十束其衛所屯防則
原官兵二千一百六十二員名今汰過五百一
十二員名馬騾三百五十四匹頭今無汰邊堡屯

防則原官兵乘車乘車二百員名今汰過四百
六十員名馬騾牛三千六百七十四頭隻今汰
過七匹腹堡屯防則原官兵六千三百九十六
員名今汰過六百七十八員名馬騾六百五匹
頭今無汰兩鎮入衛則原官兵二千九百四十
員名今汰過六百七十七員名馬騾一千七百
六十八匹頭今汰過五百四十四頭各標下官軍
則原官兵乘車乘車八百四十四員名今汰過七百五十五

九員名馬騾駝一千四百九十五匹頭隻今汰
過二百七十八匹奇零親丁則原官兵六百九
十六員名今汰過四百三十四員名馬騾駝四
百七十二匹頭隻今汰過二百六十八匹前項
俱係防守正兵其十二車營則原官兵五萬五
千九百五十五員名今汰過三千八百員名馬騾駝二
萬一千六百九十九匹頭隻今汰過五百四十四匹
頭前鋒後勁則原官兵一萬七千八百一十九

員名今汰過二百五十二員名馬騾駝一萬六千二百六十一匹頭隻今汰過四百九十一匹頭隻龍武水營則原官船大小二百二十四隻民船一百五十四隻今汰過官船七隻民船四十三隻又量定民船樑頭以裁船租官兵七千一百八十四員名今汰過七百二十二員名又增設官船大小一百三十七隻民船一百八隻官兵三千三百一十六員名神武火營則原官

兵二千九百七十五員名今汰過二百三十四
員名馬騾駝牛一千九十五匹頭隻今汰過七
匹頭各鎮守內丁則原官兵七千五百七十五
員名今汰過八百二十四員名馬騾駝六千四
百五十六匹頭隻今汰過二百六十五匹頭前
項俱係戰勦正兵合此二項正兵原歲需餉銀
二百一十一年九萬六千七百七十五兩九錢二分四釐
草乾銀三十二萬二千九百七十兩三錢一分

共銀二百五十一萬九千四十六兩二錢三分
四釐米六十三萬五百三十四石豆六十四萬
六千五十九石二斗草一千六十五萬七千一
百九十五束今汰過歲省餉銀一十七萬八千
五百九兩二錢四釐草乾銀一萬一千六百三
十四兩共銀一十九萬一百四十三兩二錢四
釐米三萬八千六百五十八石豆二萬三千九
百九十四石草三十九萬一百八十束歲應需

餉銀二百一萬七千五百六十六兩七錢二分
草乾銀三十一萬一千三百三十六兩三錢一
分共銀二百三十二萬八千九百三兩三分米
五十九萬一千八百七十六石豆六十二萬二
千六十五石二斗草一千二十二萬七千一十
五束以上正襟二項共原額官兵一十三萬四
千四百三十三員名馬騾驢駝牛五萬九千五
百一匹頭隻歲需餉銀二百六十七萬八千二

百八十五兩一錢五分九釐四毫八忽草乾銀
三十三萬二千五百六十四兩三錢一分共銀
三百一萬八百四十九兩四錢三分九釐四毫
八忽米六十八萬七百一十二石豆六十六萬
五千四百八十四石九斗草一千五百二萬二
千九百九十五束今汰過官兵一萬七千三百
四十七員名馬騾驢駝牛五千六百四十九匹
頭隻歲省餉銀四十六萬九千六百三十五兩

二錢四釐草乾銀一萬一千七百九十六兩共
銀四十八萬一千四百三十一兩二錢四釐米
六萬六千六百三十石豆二萬四千二百八十
五石六斗草三十九萬五千八百五十束共見
在官兵一十一萬七千八十六員名馬騾驢駝
牛五萬三千八百五十二匹頭隻歲應餉需銀
二百二十萬八千六百四十九兩九錢二分五
釐四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七百六十八兩

三錢一分共銀四百五十二萬九千四百一十八兩二錢三分五釐四毫八忽米六十一萬四千八十二石豆六十四萬一千一百九十九石三斗草一千六十二萬七千一百四十五束據此則所省約可四十八萬餘而米豆草所值十三萬合之共六十一萬但布花艫船採青犒賞以及填實錦州諸堡須量加遼兵共約歲費十一萬合之尚共歲需銀三百六十四萬草乾在

夏秋之間而每年外解稽遲又適在此時今當均解於各月便以二十二萬爲定額則較撫臣所定二十六萬三千九百有奇爲額者可月減三萬三千九百有奇卽較該部所執以偶發之二十四萬爲額者亦減二萬卽較該部所稱照已報之汰戶科之量裁以二十二萬八千爲額者亦省八千有餘其兵丁前所逃故馬騾前所倒失臣已久汰數之中者可以不補而此後有

逃故當隨時招土着以補馬騾有倒失常隨時以朋銀買補間有增損可不出此數其諸臣先所汰過臣已酌量應否開具各冊卽如部臣議畱輜車千輛臣今所畱止六百餘不當復謂諸臣已汰若干今臣又汰若干槩減度支也臣忝冒大列敢不念四方艱難且衰殘旦暮之人何難徇衆議以苟目前然一息未死尚任安危頃議裁舟師而屢報逆奴以三百六十牛鹿各造

一船卽東江再報矣議罷調更而東虞猛發西
虞環伺其風狂雨驟之馳突非專步兵可防至
於兵多徵調不獨七鎮萬人然旣乏上着頓罷
各兵樞臣生長燕薊不憶嘉靖間之撤客兵乎
至於今歲會計亦當預定今自八月初一日以
後自當照今所定以二十二萬爲額其七月三
十日以前歷過日月雖汰自當補給前餉司以
三月滿而前此所欠五萬餘斷不能不補亦斷

不宜以無益之往返文移而使兵執謂欠其三
月之糧最足以失人心而駭聽聞其新餉司以
四月受事據此月掛號者將二十八萬七千除
草乾以及還官寶二十一萬其四五六七計四
個月正餉約八十四萬草乾四個月約可二十
九萬共需一百一十三萬臣自五月以來有先
汰先除者約可減五萬共須一百八萬今見邸
報已發過五十八萬應速發五十萬以足一百

八萬之數并前餉司之五萬餘八月分之二十
二萬俱於八月二十日前後當盡數抵關以使
得循月不過五之例其既經減定凡後月應發
亦照此及時而來無以日挨日遲致大衆盡潰
雖食邊臣計臣之肉而不足贖封疆之大其今
年八月以後五個月應發二十二萬計臣又必
以均攤一年之草乾既以盡輸於前此之數目
似當少減不知五個月正餉及八月草乾原需

九十九萬而布花修艚填補等費一十一萬轉
盼秋冬之事故草價雖減而他費正集合之源
爲一百一十萬卽分作五月均解尚虞掣襟露
肘而官船一年不艚置數十萬金之值於泥沙
而明春正虞東警邏則失時候事爲禍甚大布
花一項約費六萬餘往嘗取之他項今借者不
還帑藏久罄更無可給而往年此項原無定資
每延至隆冬始發諸兵嘵嘵之口方執以爲詞

今邊寒在卽更不得復爲推調至延日月卽如
船一事應屬工部而新餉旣盡歸於戶亦更
無可推九十兩月支青草可省草價二十餘萬
而採青犒賞約不過三萬且諸費止共算十一
萬而又均派於每月二十二萬之中正取盈於
減而復減之數內非橫有增加其屯田糧草見
今規則未定當於秋收後總查實數以除外部
應運之數至於簡閱諸營中有一二參差者臣

已行監軍道審究其截支日月一一酌定不致別有破冒伏望 皇上勅兵部查照咨部各官材資堪用者量爲推補別用其見在各官一體照他鎮論資論薦不時敘陞其各兵仍屬冗多不妨酌量增損如右部總兵去而復設自屬遠計仍勅戶部將應補之數照數速發應發之數按月先期仍令餉司止照銀兩總數隨時乘除各營多寡亦時有更定決不可擬定以爲不移

致有零星給發及酌量分數截扣之法以皇惑
軍心貽禍宗社其報部月冊當分析項款於每
月正放某營補放某營未放某營及各營新收
開除據冊開開而季終仍當以補發總歸本月
正放之數剛開此月實數以較量前後兩月之
間則查兵查餉展冊分明不致旁觀者大費磨
勘而又與情實不符其本色需米將六十二萬
石較撫臣前定之八十四萬雖減二十二萬仍

當量寬數萬以備不虞豆六十四萬石有餘照外部原擬七十萬雖減六萬而亦當量寬數萬以備不虞草一千六十二萬餘束除應支秋青三百三萬六千餘外其應辦草七百六十萬束急當發價外部早爲之計無至如近年每以乏豆草而倒馬騾其損失更大且邊警不嘗則採青尚有未定總唯在當事諸臣通融意見念天下便念天下安危而急其所急是社稷之福也

不臣臣一書
至於臣之衰病當先諸弁而汰另有專疏臣可
任惶懼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卷之四

終

之例但凡稱頭目俱係精銳止可減食兵糧未
可及汰其人以銷士氣卽如把總以上向以官
名所有裁汰已去其人但選於衆而得之豈遂
不及於衆有願食兵糧者尚當畱補兵缺共又
汰官四十員兵匠四十三名及裁減公費廩糧
共歲省餉銀一萬一千三百八十六兩二錢三
分五釐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又該關閘馬料
冬春草枯每月額支豆一石二斗夏秋草茂每

月額支豆九斗今又細加酌量十月係支秋青之時姑亦支九斗內除運騾等勢不能減入衛馬原通歲止支九斗運牛亦支六斗者七個月更無可減者共計二萬四千九百石六斗外其餘六十一萬七千一百八石七斗內又省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又該班軍一項向以錦右松凌等處工程巖迫雖不能照每年三萬之說亦欲於現在八千餘人量加一半故通筭

一年之費便可供加倍之用今秋班已至止照
春班合且裁筭以待春班撥足之日另疏請增
計通除一半合省鹽菜銀二萬二千八百九十
三兩九錢八分草乾銀四百五兩共銀二萬三
千二百九十八兩九錢八分合此三項通共又
汰官兵八十三員名歲省銀三萬四千六百八
十五兩二錢一分五釐二毫米二百八十二石
豆一萬四千六百九十三石一斗實見在官兵

一十一萬七千三員名歲需餉銀一百二十七萬四千三百六十九兩七錢一分二毫八忽草乾銀三十二萬三百六十三兩三錢一分通共銀二百四十九萬四千七百三十三兩二分二毫八忽米六十一萬三千八百石豆六十二萬六千五百六石二斗再照臣原疏每年約需銀二百五十三萬再加布花艍船秋青犒勞填實錦州邊堡量增遼兵等需十一萬共二百六十

四萬作十二個月分解每月該銀二十二萬今
既復省三萬四千六百有零又查小盡除以月
計者外餘可量除約三萬七千四百兩共約省
七萬二千兩每月約可減銀六千兩每月應止
解二十一萬四千兩其班軍有增另議遇閏照
月增解米豆照今數預辦草照前數速備庶減
一分寬一分之力無得再致延挨又以時可稍
待者欲爲延緩之圖致廿日外之增發集於內

之匱乏之時又如今日兵變於內敵窺於外此邊疆之幸也懇乞 皇上勅下戶部查照施行仍望天語叮嚀裁爲定制無以道旁之說悞宗社之大其今年四月至七月共應解一百八萬速發足以輯兵心如有餘剩自當扣作下月之用無得又加往返徒悞軍國八月以後卽照前定二十一萬四千之數俱於本月解至無致踰月不過五之例此臣一日身任安危一日不容

已之懷也臣無任激切待命之至

請躬往調集以圖大計疏

擬代高陽公以下二疏以達

師東潰移鎮
山海不及上

爲戰守料理粗畢虜蟠近郊狡計叵測請躬往
調集以圖大計以竭愚忠事該臣蒙 皇上起
自田間屬以剿禦夷虜駐劄通州蓋欲臣遏虜
之東來也及陛見之日報虜已及壩上卽蒙
皇上命臣總督京城內外戰守事務及聞虜信

尚緩復命臣料理通州蓋 皇上謬信朽迂可
當一面故隨所最急卽以屬臣臣雖自知朽迂
不足以辦大計而忝荷主恩時當倉卒故星馳
赴召單車赴通皆不敢自顧其身不謂臣未抵
通而虜已踰通而西自臣入通通之城守諸臣
已先部署臣不能有所加益惟申明軍令固結
人心演習砲火循環之法多方撻置備禦之策
今人心已定士氣已張且撫臣解經傳精密詳

死命而及今爲計猶尚可圖蓋臣旣慮奴今日
之南下又慮奴將以中協爲家卽暫去而復來
且東氛旣熾西插堪虞則內護外聯東撫西擋
始終以此着爲窺急目前急在愁眉轉盼憂深
厝火仰瞻 君父憂勞恭念 祖宗明法臣終
夜不寐者二十餘日矣伏惟 皇上旣假臣以
調度節制之事權屬臣以兵馬錢糧之責任臣
當奉此以獎率中原共圖大計臣之身始不至

徒不顧而無所用雖成敗利鈍付之於天而鞠
躬盡瘁敢盟於獨其兵制調集另疏詳聞伏冀
皇上惓念宗社俯察愚忠立賜聖斷施行

申明兵制詳酌調集疏

擬代高陽公 全

爲申明兵制詳酌調集以固根本以資撻伐事
目今夷虜猖獗旣慮其奔突而恣掠又慮其旋
去而復來若非合集勁兵詳定軍制使可堂堂
一戰則賊終無已時如急則四出調募緩則苟

延目前緩旣憺費而事稽簡急又重購而且潰
奔則勝算不握禍本難拔臣以爲必得車營五
前鋒後勁營各一而始可以決戰其間凡百所
需臣在關門向有定制車營則每營自主將至
百總共一百二十七員騎步兵共五千八百八
十八名輜夫五百一十二名鋒勁則每營自主
將至局總共四十七員騎兵三千名而器甲火
砲馬騾牛駝戰車輜車各有成數大約用兵三

萬八千五百名大小弁七百二十九員加之標
下官丁共爲四萬餘臣今約廟堂所調募而未
到者或可得半而半請復募之於山東山西河
南以及北直霸易井津大名之五道南直淮徐
潁州之二道三省各募五千北直募三千南直
募二千共可得二萬其二萬人之安家衣裝以
及途次行糧到後月餉皆取給於其地則朝廷
不必別爲措施而臣亦易爲責成皆於普天應

供新餉之內一例扣除銷算則事不擾而易集
其召募之法三省則分於所轄之府七道則分
於所轄之州縣而各統於本轄兵道親爲統領
如限而到臣得問其孱弱不如格及驛騷稽延
者各以軍法治之其馬則責在太僕器甲火砲
責在工部其不足者以侍郎徐光啟之法精爲
製造則其事可立就而濟所用見在調募者器
甲亦如之如目下事急姑以所調募者入接待

稍定則通招調合營爲練事已定則調者各歸
信地而後所募者各得責成原募地方使各爲
安插遣散不致難爲汰而一有急仍按額徵集
卽不必人皆其人而兵可立至此卽唐府兵之
法而臣畧爲通融其緊要在先立一大將以聽
臣調度其尤緊要在 皇上速斷速行勿二勿
三使臣調度其身得宜而後可爲 皇上調度
兵將以爲剿爲禦臣向歷邊塞今察虜勢知非

車營必不能與虜戰非鋒勁必不能用車營非此兵此將此器此馬不能爲車營與鋒勁臣意兵取足於近地餉通融於天下所謂用西北之人用東南之財而不至於紛擾倒置責其地以兵卽責其地以行糧以月餉所謂合則紛擾分則專一而不至於頭緒混雜使責辦於供辦者俱困臣受命兵戎必無窺足黃扉之意但容臣隨時仰覲天顏庶得以帷幄重臣面稟神謨稍

資彈壓臣老矣丁此艱難既荷付託苟不竭生
平所已試已驗者上藉威靈力圖萬一而猶遂
人口吻顧人顏面則今日何以仰對 皇上異
日何以仰對 二祖 列宗恭惟 皇上天縱
神聖英明果斷必不使臣掣肘難終致今之君
子撫卷而嘆往事者異日又爲人所嘆也臣愚
已竭臣忠畢吐伏惟聖鑒施行

石民四十集卷之五

終

石民四十集目錄

卷第六

擬上皇帝書

卷第六目錄

終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

防風茅元儀止生著

上書

擬上皇帝書

天啟壬戌投
銀臺不得達

臣伏在草莽往見天下之富強如此而一旦大
壞極弊無有起而振之者未嘗不廢書而歎也
當是時 神皇帝在御官府間濶章疏阻壅或
曰豈諸臣之罪哉其如 王上不聽何臣疑其

言而未敢不信也疑者疑諸臣之不言所言者皆不中當時之弊而徒以已所私便之事邀主上於危急卽其言而中已不足感乎况上常勉聽之而其言卒不驗何以自靖乎未敢不信者凡言之深者本不可以書傳神皇帝深居靜攝已阻言者之窾且見天下之才無可當其意忽畧簡貌亦所不免則或者過計其必不聽而不敢盡其言未可知也及先皇帝臨

御數十年之缺政一旦而新之當是時遼陽未
亡甲士之在河東者十餘萬鼓其新銳可以一
舉乃卒不聞安內攘外之計側耳而聽廟籌唯
發二百萬帑金付之不可知之地聊以結數年
來舉朝請帑之說而實無一事之可以制勝御
遠臣疑而不敢問也疑者疑妄咎神廟之言
漸見其不驗不敢問者以先皇臨御之日淺
不豫者強半未嘗得與當時諸臣從容委曲以

誘其所欲言鬱鬱賁志以上賓也及 陛下龍
飛以大有爲之資而當春秋鼎盛之日且當宁
未幾婚禮未成而遼陽忽陷使數十年癰疽之
毒發於 陛下之手三百年未經之耻暴於

陛下之時 陛下方赫焉振怒凜焉戒心私居
晏處不忘滅賊章疏批答如流弗遏日御朝講
頗可從容凡諸當事所欲爲之事 陛下未嘗
有所拂而不竟臣竊舉手加額望諸臣之有言

也夫言何益之有然諺有之諱疾忌醫未有瘥者臣請喻之譬之病者病繇於寒暑之不戒七情之妄發飲食之恣嗜慾之癖深今欲召醫而藥之必醫者能言其所以受病之故而後因病以製方擇材以調火庶乎可也苟其言不驗亦當別構工者不然寧無妄投以速其死今則不然召醫於市不顧其工否輕性命而各構求及醫之至亦不復言其病之所在而徒求異藥

遠至四裔難若空青使主人必不能辦則可謝其不效之罪爲主人者家有餘貲僮僕不解事徒欲其主之疾愈而不億逆其求藥之心貿貿然求之破其家而僅辦醫者又不知泡製之法佐使之用烏附參苓雜投並下主人之元氣固幸未卽死而已墮其肢體損其聰明漸成癱瘓當是時雖三尺童子亦欲捽而毆之卽其人亦自知其技窮妄怒待者之失恭踰垣而遁猶恐

善其針灸雖羣奴碎稚者之晉亦何所憐焉
陛下倘不以此言爲妄則臣請畢其說今天下
幅員之廣東極閩粵此成周之所不能得南被
滇黔此炎漢之所不能幾而况於他代乎戶之
繁口之盛王者不料民故不盡登於版籍計其
三百年之蕃育損益盛衰之間亦當數倍於開
皇之日地之廣人之衆生民以來未之有也且
制度周密外無藩鎮內無權臣外戚宗室寵之

盡其術九夷八蠻服之習於素堯舜復起不能
加之乃一旦屬夷小醜妄肆跳梁如醉奴狂僕
瞬息跋扈而其懼笞良撻之心凜凜日夕何至
舉天下之羣力合天下之羣策而不能一逞其
意聞將渡河於二千里之外縉紳思竄宮掖震
驚海內百金之士置之何地而苗夷無紀絕律
之兵譽之爲必不可衝之鋒銳恃之爲保塞之
腹心屈侍從之臣嚴法以調之使崇明狂監妄

冀非常鼓蜀中易亂之民禍西南半壁及天下
此臣所疾嘗痛心握拳擊案不特廢書長嘆而
已也然此今日之病症耳其所以致病之故則
陛下亦聞之乎今舉朝知經畧之不任而徘徊
數四不敢卽告之者以乏才也語有之天生才
材足供一代之用使必臯夔伊呂者或非名世
之期若欲舉全盛之天下誅一隅之小醜收其
將之功成今日之勲者豈足乎哉然而止自荒

老下及談士臣每叩其可以任之者彼實不能
屈指也然則真無其人乎非也患在不知人在
管成平之日嘗將畧爲麤材宜其不能知也今
三四年以來舉天下之人皆思一可任者凡素
所侈談高步之人莫不引以備諮謀扛鼎技擊
之人莫不薦以備將帥豈曰求之不至乎然而
終不敢舉以任之者非特畏禍也其先不能自
信也今公卿大夫自脫士籍置身班行凡一言

一藝莫不自信而必不肯虛衷屈已何獨以此而疑之不習故也譬之操鄉音以爲謳旁人皆笑之而其鄉之人信之不疑習故也今之求將者若奏元音協律呂雖心知其美者亦以世遠學墜恐黃鐘積黍之法未得其真差之毫釐謬於千里口是之而不敢任也其愚而陋者方竊笑之此二者雖有間焉然皆其真心所發也皆不習故也然欲其習唯在 陛下一舉手間耳

人材國家之人材也唯國家所用之但用之不得其道則士莫肯卑其身以自售管有宋之制已重科舉名公巨卿皆繇此發跡然始有西事范仲淹卽議開十科以取士彼亦知科舉之法所以柔天下才士之氣而非鼓天下志士之術也憺其時拘於文法不能盡行其意故張元之流不得志於科第走事元昊以輔成西夏三百年之業今天下才智之士大半在科舉之中豈

必目不識下言之不遠者始有環材瑋行哉卽
科舉之士無論其已仕未仕當別開一途如宋
制科之法從官保舉臨軒召試縱不能盡因言
以觀行而以今日之事察今日之言較之從經
藝帖括之中暗摹私揣不啻十倍縱未必所舉
之人皆得其用然宋太宗有言拔士得六亦可
以濟今日之謂也如此則真材漸出而天下之
士大夫知有此一途可以得清華顯要之職羣

然而學之不妄費其精神於經義帖括之內此
臣所言別構工醫者之說也爲今日之急務者
一今天下致亂之道在於調兵夫兵卽人也凡
人皆可兵羣其人簡其壯者兵皆可精非有方
隅之限也今敝敝焉求之萬里之外率一入而
費四人之食使其素在行伍者猶曰習於戰也
今在行伍者必不受調調則羣噪之將帥不得
已別募以應應者貪安家之厚恃逃匿之巧玩

得十之三然其爲日近其費不過六千其兵原
孱而其將之材亦遜也故未愜於意然回思春
末臣至之時空城無雀野燒唯煙較之今日居
民四集環堵將盈父老稽顙於道幼穉弱迓迎
於郊外居然全盛遺風不覺其潛然滄也又一
日抵寧遠臣向以此地逼近東虜城大地廣未
易爲守姑以祖天壽司版築汪翥司窰造無事
則銖累其功有警則可掉臂而去無全力以必

爭寧不爭以自完不意入其郭東來之難民與
西發之流民俱填會於此男女老弱不下數萬
此城去關既遠自逃臣炬燼之外爲西虜所拆
賣者尚少民因於居易爲修葺度其房屋已幾
十七山川之勢本環聚於此故風氣一移生聚
差易此時患難流離之民并集一城縱使賊來
必不敢復輕去以飽西虜之邀截亦不能盡入
島以爭渡於片時則此城欲不固守不可得也

海也但欲牽制之耳今之言是則管之言直危
疑恫喝其國之君臣耳奴無術唯危疑恫喝售
其姦以之搖宮掖驅縉紳猶不足而益以已之
將又安所賴諸臣請與 陛下約若 陛下得
其將但使料現在之卒補舊制之虛伍以爲守
禦簡其壯者三萬人練之三月盡其術畢其智
不能犁建州之庭銘長白之山請如狄山之謝
武帝者以謝 陛下若必欲烏附參苓之雜接

而望沉疴之忽愈臣所不知也爲今日之急務
三帑在 神廟堅持其法不輕以貨殉人故天
下皆言封樁富而太府貧臣竊笑之人主通天
下之財以辦天下之事非私之也財不在於彼
則在於此况以之養士具餉則流轉仍在閭閻
非若賞賜無度聚於近嬖土木齋醮利在姦黠
者比使封樁無積豈遂不足以應之而拘拘焉
爲此說哉但恐轉餉無法生粟無術兵乃坐困

耳故私畫數策又竊計之卽欲理財可使財不竭而民不厲何必加賦於民故又私畫十餘策合而名之曰冒言冒言者冒天下之罪而言之也當事諸臣賞其言而不能用今兩朝以來事一變矣內帑所發將千萬矣用之如漏卮如盜驟得財惟恐其不盡天下莫不痛恨其人但莫敢爲 陛下言之耳使 陛下知之一二公忠之士任怨而弗顧則蠹可立除不待臣言也別

有根本之論請爲 陛下陳之遼東戰士月廩最薄歲不過銀四兩八錢然而兵之困止困於浚之者今且數倍於茲矣而兵猶困何也蓋天下蚩蚩徒知衡者所以劑財不知財者所以劑布粟者也今戰士暴露於外非粟不飽非布不暖布粟足卽無財而可不困今米之貴至二十倍於平日而衣裘百貨俱飽射利者之志雖復倍益之亦何濟於饑寒乎今欲損餉則必先致

粟布使物餘於用而價不至騰湧則餉雖損而兵可寬然於用然欲致粟帛則必先酌致粟帛之法管經略以海運必不可成欲以車牛數萬自山海涉千里而陸運至遼陽故臣爲入運說以駁之幸餉臣堅持其說海道遂通自右屯至廣寧陸行者不過百餘里經略復欲車牛數萬以運故臣復爲近運說以駁之此陸運之弊也然其索車索牛者卽索兵之意以困朝廷耳非

真欲得之也。今而後庶其免矣。至於海運之弊，驟聞之亦使人舌齟然而不能下。疾聲大呼請玉府之儲金而使姦商船戶人得千金之破冒，又佯爲漂沒以掩其不足之米，此何說也。軍興之法以截督東南之漕粟而任貪弁賤胥易以泥沙，幸而至者使蒸濕臭腐於海濱，此何說也。酌量調劑一幹吏之事耳，而朝廷之上未有念及之者，是使摧鋒冒險之士進而死於敵退而

一之過聽至於禍福利害臣籌之熟矣先正有
言譬如傷寒七日不汗豈得生乎卽以處陳東
歐陽澈者處臣臣甘之如飴况如陳亮之笞掠
囚辱乎唯 陛下以大有爲之主而當大拂志
之日倘得 二祖 十宗默啟聖衷臣死且無
恨臣謹冒死實封上聞不勝隕越待命之至

石民四十集卷之六

終